

馬克思

工資、价格和利潤

人民出版社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馬克思
工資、价格和利潤

馬克思 恩格斯 著作編譯局譯
中共中央 列 宁 斯大林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四年·北京

KARL MARX
LOHN, PREIS UND PROFIT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所载译文排印

馬克思
工資、价格和利潤

馬克思 恩格斯 著作編譯局譯
列 寧 斯大林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陽門大街32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號
上海市印刷四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開本 850×1168 毫米 $\frac{1}{16}$ · 印張 5 · 字數 43,000

1964年6月北京第1版
1964年6月上海第1次印刷
統一書號 1001·560 定價(五) 0.50元

目 录

几点說明·····	1
1. 生产和工資·····	2
2. 生产、工資、利潤·····	5
3. 工資和貨幣·····	16
4. 供給和需求·····	21
5. 工資和价格·····	24
6. 价值和劳动·····	27
7. 劳动力·····	38
8. 剩余价值的生产·····	42
9. 劳动的价值·····	45
10. 利潤是按照商品的价值出卖商品时获得的·····	47
11. 剩余价值分解成的各个部分·····	48
12. 利潤、工資和价格間的一般关系·····	52
13. 爭取提高工資或反对降低工資的一些最重要場合·····	55
14. 資本和劳动之間的斗爭及其結果·····	63
注釋·····	72

工資、价格和利潤¹

几点說明

公民們！

在沒有談到本題之前，請允許我先作几点說明。

目前大陸上正流行着一種真正的罷工流行病，增加工資的要求已成為普遍的要求。這個問題將要在我們的大會上提出討論^①。你們是國際協會的領導，對這個極重要的問題應當有確定的見解。因此，我認為有責任把這個問題徹底分析一下，即使這樣做會冒着使你們很不耐煩的危險。

我要先說明的第二點，是關於公民韋斯頓的。他不僅向你們說明了他分明知道是極不受工人階級歡迎的觀點，而且公開為這些觀點進行辯護，並且認為這樣做對工人階級有利。他所表現的這種道義上的勇氣，是我們每個人都應深表尊敬的。雖然我這篇報告措詞激烈，但我希望，在這報告結束後公民韋斯頓會發覺到，我同意據我看來是構成他的論綱基礎的那種思想，不過我認為他

^① 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582—583頁。——編者注

的論網就其現有的形式来讲，在理論上是不正确的，在實踐中是危險的。

現在我就來談我們所關心的問題。

1. 生产和工資

公民韦斯頓的論证，实际上是根据两个前提：

(1) 国民产品量是一种不变的东西，或者像数学家所說的那樣，是一个常量或常数；

(2) 实际工資总额，即依能够用以购买的商晶的数量來測定的工資总额，是一个不变額，一个常数。

他的前一个論断显然是錯誤的。你們可以看到，产品的价值和数量在逐年增加，国民劳动的生产力在逐年扩大，而用来流通这种日益增加的产品所必需的貨幣数量也不断地发生变化。凡是对全年来說或对各年相互比較來說是正确的，对一年中的每一天平均來說也是正确的。国民产品的数或量总是不断地发生变化。这不是一个常数，而是一个变数，并且即令把人口数方面的变化撇开不說，它也由于資本积累和劳动生产力方面的不断变化而必然是一个变数。如果一旦发生了工資水平的普遍提高，那末，这种提高本身，无论其后果如何，决不会直接引起产品量的变化，这点是完全正确的。这种提高最初会是在当时现实情况的基础上发生的。但是，如果說在工資提高之前国民产品是一个变数而不是一个常数，那末，

在工資提高之后，它仍然是一个变数而不是一个常数。

但是，就假定国民产品量不是一个变数，而是一个常数吧。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們的朋友韦斯顿所当做邏輯結論的东西也仍然只是一种武断。如果我們有一个假定为8的定数，那末这个数的絕對界限并不妨碍它的各部分改变其相对界限。如果利潤为6，工資为2，那末工資也可以增加至6，利潤减少至2，而总数仍然是8。因此，产品量不变的事实，无论如何也不能证明工資总额也应该是不变的。那末，我們的朋友韦斯顿究竟怎样证明工資总额是一成不变的呢？他不过是断定如此罢了。

但是，即使是同意他的这个論断，那这个論断也应当在两方面都适用，然而公民韦斯顿却使它只适用于一方面。如果工資总额是一个常数，那末，它就既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因此，如果說工人爭取暫時增加工資的做法是愚蠢的，那末資本家爭取暫時降低工資的做法也是愚蠢的。我們的朋友韦斯顿并不否认，工人在一定的情况下能够迫使資本家增加工資；但是，由于他觉得工資总额是天然的常数，所以在他看来，工資增加之后，必然接着有一个反作用。但是，另一方面，他又知道資本家能够强使工資降低，并且資本家确实是經常企图这样做。依照工資不变的原則，在这种場合，也应当像在前一种場合一样，接着来一个反作用。因此，工人对降低工資的企图或对事实上已把工資降低的現象进行反抗，是做得正确

的。所以，他們力求**增加工資**，也是做得正確的，因為任何一種**反抗降低工資的行動**都是一種爭取增加工資的**行動**。因此，依照公民韋斯頓自己提出的**工資不變原則**，工人也應當在一定情況下聯合起來，為增加工資而鬥爭。

如果公民韋斯頓否認這個結論，他就必須放棄這個結論所據以產生的那個前提。在這種情況下，他就不應該說工資總額是一個**常數**，而應該說工資總額雖然不可能並且不應該**提高**，但在資本想要把它減少時，它就可能並且應該**降低**。如果資本家不願意用肉而用馬鈴薯，不願意用小麥而用燕麥來養活你們，你們也必須把他的意志看做政治經濟學的規律而唯命是從。如果一個國家的工資水平比另一個國家的高，例如美國比英國高，那末，你們就應當以美國資本家和英國資本家願望的不同來解釋這種工資水平的不同。這種方法自然不僅會使研究經濟現象的工作異常簡化，而且也會使研究其他一切現象的工作都極其簡化了。

不過，即使在此種情況下我們也可以問：**為什麼**美國資本家的願望同英國資本家的願望不一樣呢？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就得超出**願望**的範圍。牧師可以說：上帝願意法國是一個樣，而願意英國是另一個樣。如果我要求他向我說明為什麼有這種願望的兩重性，他會厚顏無恥地回答說，上帝高興在法國抱一種願望，在英國抱另一種願望。但是，我們的朋友韋斯頓當然不會去作這種完

全否定一切合理推論的論證。

誠然，資本家是願意獲取盡量多的東西的。但是，我們的任務不是要談論他的願望，而是要研究他的力量，研究這種力量的界限以及這些界限的性質。

2. 生产、工資、利潤

公民韋斯頓向我們所做的報告的內容，可以裝進一顆核桃殼。

他的全部推論可以歸結如下：如果工人階級強迫資本家階級以貨幣工資形式付給他的是5先令，而不是4先令，那末，資本家以商品形式歸還給工人的就會是價值4先令的東西，而不是價值5先令的東西。在這種情形下，工人階級在工資增加之前用4先令所能買到的東西，現在就不得不用5先令去買了。但是，怎麼會發生這種情形呢？為什麼資本家賣價值4先令的商品時索取5先令呢？因為工資額是不變的。但是為什麼工資額是由價值4先令的商品來決定呢？為什麼不是由價值3先令或2先令，或其他數目的商品來決定呢？如果工資額的界限是由一種既不依資本家的意志又不依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經濟規律來決定，那末，公民韋斯頓就應當首先闡述這一規律，並證明這一規律。其次，他還應當證明，在每一一定的時期內，實際上所支付的工資額，總是完全符合於必要的工資額而始終沒有出入。另一方面，如果工資額

的一定界限**只是**取决于資本家的**意志**或其貪欲的界限，那末，这种界限就是随意的，没有什么必要性，它們可以**依照**資本家的意志而改变，因此也可以**違反**他的意志而改变。

公民韦斯頓用下面的例子來說明他的理論。他說，如果一个盆盛着一定量的湯，供給一定数量的人分食，那末，这一定量的湯决不会因为湯匙子的增大而增多起来。我觉得这个例子实在有点庸俗^①。这个例子頗使我想起来梅涅尼·阿格利巴用过的一个比喻。当羅馬平民起来反对羅馬貴族时，貴族阿格利巴對他們說，貴族的肚子养活国家軀体上的平民的四肢。但是，阿格利巴沒有能够证明，用食物填满一个人的肚子就可以养活另一个人的四肢。公民韦斯頓則忘記了，在工人从其中取湯喝的盆里盛着国民劳动的全部产品，妨碍他們从湯盆里取出較多湯来喝的，并不是湯盆容量狹小，也不是湯盆里盛的东西少，而只是他們的湯匙子太小了。

資本家是用什么詭計来把价值4先令的东西卖5先令的呢？就是靠抬高他所出卖的商品的价格的办法。但是商品价格的提高或者——更广泛些說——商品价格的变动，以及商品价格本身，是否仅仅取决于資本家的意志呢？或者相反，为了实现这个意志还需要有一定的条件

① 双关語：«spoon»——“匙子”、“笨汉”，«spoony»——“愚蠢的”、“庸俗的”。
——編者注

呢？如果不需要这些条件，那末市場价格的漲落及其不断的变动，就成为一个不可解答的哑謎了。

既然我們假定，無論在劳动生产力中，無論在所使用的資本和劳动的数量中，亦無論在用来估量产品价值的货币价值中，都沒有发生任何变化，而发生了变化的只是**工資水平**，那末这种**工資的提高**怎样能够影响到**商品的价格**呢？它影响到商品的价格，仅仅是因为它影响这些商品的实际供求关系。

工人階級，就其全体來說，把自己的收入耗費在并且不得不耗費在购买**日用必需品**上，这完全是确实的。所以工資水平的普遍提高总要引起对**日用必需品**的需求的提高，从而引起**日用必需品市場价格**的提高。对于生产这些必需品的資本家說来，他們所支付的工資提高了，他們就靠提高他們的商品的市場价格来求得补偿。但是那些不生产日用必需品的資本家又怎样呢？不要以为这种資本家的人数很少。你們如果注意到国民产品的三分之二是由五分之一的人口所消費，——而有一个下院議員不久前甚至断言这部分产品只由七分之一的人口所消費，——那你們就会知道，該有多么巨大的一部分国民产品要作为奢侈品来生产或用来**交換**奢侈品，該有多么大量的日用必需品要浪費在豢养仆役、馬匹、猫等等上面；我們凭經驗知道，这种浪費在日用必需品价格提高时总是要大大受到限制的。

那末，不生产日用必需品的**那些資本家**所处的境况究竟会怎样呢？他們不可能用**抬高自己商品价格**的办法来补偿因普遍增加工資而引起的**利潤率下降**，因为对这些商品的需求不会增加起来。他們的收入会减少，并且他們还不免要从这种业已减少的收入中支付更多的錢去买同样数量的漲了价的日用必需品。不仅如此。由于他們的收入减少，他們还不得不縮减用于奢侈品的支出，因此他們彼此間对于他們自己商品的需求也要縮减。由于需求額的这样縮减，他們所出产的商品的价格就要降低。所以，这些工业部門中的**利潤率的下降**，不仅是由于工資水平普遍提高的影响，而且是由于工資普遍提高、必需品价格上升和奢侈品价格下降的共同作用的影响。

那末，投在各个不同工业部門中的資本的这种**利潤率上的差别**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当然，其后果也同各个生产部門中的**平均利潤率**因某种原因而产生差别时一样。資本和劳动就会从获利較少的部門轉移到获利較多的部門中去，而資本和劳动的这种轉移过程，一直要繼續到一些工业部門中的供給量增加到符合于增长了的需求量，而其他工业部門中的供給量縮减到符合于縮减了的需求量时才会停止下来。**只有經過**这种变化，各个不同的工业部門中的**利潤率**才会重新趋于**平衡**。既然所有这种轉移的发生，最初只是起因于各种商品供求关系的变动，那末，当这个原因一旦消失之后，这个原因所发生的作用

也就会停止，**价格**就要回复到原来的水平和平衡状态。因工资提高而引起的**利润率**的下降，决不会局限于单个的工业部门，而会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按照我们的假定，劳动生产力没有变化，产品总量也没有变化，**而有所变化的是这一定量产品的形式**。现在大部分产品将以日用必需品的形式存在，小部分产品将以奢侈品的形式存在，或者——实际上结果是一样——小部分产品用来交换外国奢侈品，并以其原来的形式消费掉；或者——实际上结果也还是一样——大部分本国产品不是用去交换外国奢侈品，而是用去交换外国日用必需品。因此，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在市场价格暂时混乱之后只会引起利润率的普遍下降，不会引起商品价格稍许长期的变动。

如果有人說，我在上述论证中是从假定全部工资增加数都用于日用必需品这点出发，那末我就会回答說，我作的这个假定最有利于公民韦斯顿的观点。如果工资增加数是花费在从前不属于工人消费范围的物品上面，那末，工人购买力的实际提高就会无需乎证明了。可是，既然他们购买力的这种提高仅仅是工资增加的结果，那末，这种提高的限度就应当恰巧符合于资本家购买力降低的限度。因此，对商品**需求的总量不会增加，而可能有所变更的是这种需求的各个构成部分**。一方需求的增加会由另一方需求的减少来抵销。既然总的需求量因此仍旧不变，那末商品的**市场价格**也不会有任何的变动。

这样，我們就要从两种情况中作出选择：或者是工資增加数均等地耗費于一切消費品，这样，工人階級方面的需求的扩大就要由資本家階級方面的需求的縮小来抵偿；或者是工資增加数只耗費于某几种市場价格暫時上漲的物品，这样，由此而引起的某些工业部門中的利潤率的上升，以及与之相应的其他某些工业部門中的利潤率的下降，就会引起資本和劳动分配上的变化，这种变化必将繼續下去，直到一些工业部門中的供給量增加到符合于增长了的需求量，而另一些工业部門的供給量降低到符合于减少了的需求量时为止。在前一种假定下，商品的价格不会发生任何变动；在后一种假定下，商品的交換价值經過市場价格的某些变动之后，又会降低到原先的水平。在前后两种假定下，工資水平的普遍提高，除了引起利潤率的普遍下降之外，終归不会引起任何别的后果。

公民韦斯頓为了推动你們的想像力，就建議你們想一想英国农业工人的工資普遍从9先令增加到18先令时所引起的种种困难。他高喊道，你們只要想一想对日用必需品的需求的大量增加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日用必需品价格的惊人上漲的情景吧。但是，你們都知道，美国农业工人的平均工資比英国农业工人的平均工資多一倍以上，虽然美国农产品的价格比英国低，虽然美国的劳动与資本的整个关系同英国一样，虽然美国产品的年产量比英国少得多。我們的朋友为什么要敲警钟呢？只不过

是为了要迴避真正摆在我們面前的問題罢了。工資忽然从9先令增加到了18先令,就是說工資忽然增加了百分之百。不过,我們現在决不是要討論英国普遍的工資水平能不能突然提高百分之百的問題。我們根本用不着去談論工資提高的数量,因为在每一个具体場合下,工資提高的数量都要以一定的情况为轉移,并且要适应于这种情况。我們只是要弄清楚这样一个問題,即工資水平的普遍提高,即使不超过百分之一,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总之,我把我們的朋友韦斯顿关于工資提高百分之百的幻想撇开不談,而請你們注意英国在1849年至1859年时期內确实有过的工資提高的情形。

你們都知道,1848年实行了十小时工作日法令,或者說得更正确点,十小时半工作日法令。这是我們亲眼見过的极大的經濟改革之一。实行这一法令,意味着并不是在某些地方性的企业中,而是在英国賴以統治世界市場的主要工业部門中突然和强制地提高工資。这是在特別不利的情况下提高工資。尤尔博士、西尼耳教授以及資產階級經濟学的其他所有的官方代表都曾证明說——而且我應該指出,他們所根据的理由远胜过我們的朋友韦斯顿——这一法令是为英国工业敲丧钟。他們证明說,这里問題不在于簡單的工資增加,而在于工資的这种增加起因于所使用的劳动量的减少并且以这种减少为基础。

他們斷言，人們想從資本家手里奪去的第十二小時，正好是資本家賴以獲得利潤的唯一的個小時。他們危言聳聽，說這會使積累減少，價格提高，市場喪失，生產縮小，從而會引起工資降低，弄得徹底破產。他們甚至聲稱，馬克西米利安·羅伯斯比爾的最大限度法令²與這個法令比較起來是微不足道的；他們在某種意義上是說得有理。但是，結果怎樣呢？結果是：工作日雖然縮短了，工廠工人所領的貨幣工資卻提高了；工廠中的在業工人數目大大增加了；工廠產品的價格不斷地降低了；工廠工人的勞動生產力驚人地發展了；工廠產品的銷售市場空前地日益擴大了。1861年在曼徹斯特科學促進協會的會議上，我親自聽到紐曼先生承認說，他本人、尤爾博士、西尼耳以及經濟科學的其他所有的官方代表都錯了，而人民的直覺是正確的。我所說的不是弗蘭西斯·紐曼教授，而是威廉·紐曼先生³，他在經濟科學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為他是托馬斯·圖克先生的“價格史”一書的合著者和出版者，這是一部追溯了1793年至1856年的價格史的佳作⁴。如果我們的朋友韋斯頓的固定不變的觀念，即關於不變的工資總額，不變的產品量，不變的勞動生產力水平，不變的資本家的意志，以及他的其他各種固定不變論和最終完成論都是正確的，那末西尼耳教授的悲觀的預言也將是正確的，而羅伯特·歐文卻是不正確的了，歐文早在1815年便已宣布說，普遍限制工作日是解放工人階級

的第一个准备步骤⁵，并且他不惜違反一般人的成見，独自在自己开办于新拉納克的棉織工厂里真正实行了这种限制工作日的办法。

在十小时法令頒布实行并从而引起工資提高的时候，大不列顛农业工人的工資也由于某些不必在此列举的原因而有过普遍的提高。

为了使你們不致发生誤会，我要在这里預先說明几句，虽然这样做对于我的直接目的并沒有有什么必要。

如果一个人每星期的工資是2先令，后来他的工資提高到4先令，那末工資水平就提高了100%。若从工資水平提高的观点来看工資的这种提高，那末这种提高可以說是很大的，但工資的实际数額——每星期4先令——仍然是极其微小而不能糊口的一种施舍。所以不应当为工資水平提高的动听的百分比所迷惑。我們必須經常这样問：原来的工資数是多少？

其次，也不难了解，如果10个工人每星期各得2先令，5个工人每星期各得5先令，还有5个工人每星期各得11先令，那末这20个人每星期总共收入100先令或5英鎊。如果后来他們每星期的工資总数有了增加，假定为20%，那末就是从5英鎊增加到了6英鎊。就平均数来看，可以說工資的总的水平增加了20%，尽管实际上其中10个工人的工資并沒有变，5个工人的工資每人从5先令增加到6先令，另外5个工人的工資总额則从55先令增